



181

托尔斯泰传

(第二部)

[英] 阿尔麦·莫德 著 徐迟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经典文库

181

托尔斯泰传

(第二部)

[英]阿尔麦·莫德 著 徐迟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传 / (英) 阿尔麦·莫德著; 徐迟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

(三联经典文库第二辑)

ISBN 978-7-108-04687-1

I. ①托… II. ①阿… ②徐… III. ①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传记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692号

目次

- 一 恋爱·结婚·家庭 233
- 二 《战争与和平》 269
- 三 接近危机了! 313
- 四 《安娜·卡列尼娜》 342
- 五 和屠格涅夫和解 399
- 六 《忏悔录》 422
- 七 1852-78 作品总评 473

一 恋爱·结婚·家庭

对那些敬仰托尔斯泰的教育工作的人，看到他十六年之后在《忏悔录》中提及之时，那样不予重视，真是要失望的。可是这是他的老脾气：已经过时的了，没有用，没有价值，而且坏；只有那新的，没有完成的，新鲜的理想才可以艳羨。为了这个原因，他诽谤一切过去的成就——他自己或他的从前的工作都包含在内。他把他的要点说得明晰而又强有力量，可是真要了解他的话，我们必须弄清楚，让他因为他的艺术家的脾气，被引诱到夸张的言辞上去。总之，我们看他如何说吧，读者可以自己批判：

从外国回来了，我在乡下安居，偶然地忙着办乡村的学校。这工作特别配我的胃口，因

为在这工作中，我不会碰到虚伪的面孔，而当我试着用文学来教育人民的时候，便有虚伪的面孔显现在前，两眼盯着我的脸了。在这里，我也用“进步”的名义来活动，可是我已经在批判地对待“进步”两字的本身了。我给我自己说：“在若干发展中，进步走了错路；对这些原始的乡村的儿童，你必须应用完全自由的精神，去让他们挑选他们喜欢走的进步的路线。”事实上，我老是在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兜圈子，那就是：不知道要教育什么时如何教育才好？在更高级的文学活动的领域之内，我已懂得不知道要教育点什么时是不能教育的；因为我看到那些人都用不用的方法教育，自己中间还要吵吵闹闹，尽量的把自己的无知藏起来。可是，在这里，跟乡村的儿童在一起，他们要学习什么，我就让他们学到。想用这方法来避开这个困难。现在想想我当时如何的千方百计，想满足我自己教育的欲望，而同时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却明白得很，因为并不知道

什么是他们需要的，因而我不能把什么必需的来教给他们，回想起来不禁莞尔。

在学校里过了一年之后，我第二次出国，想要发现一个当我自己一无所知却要教育别人底如何教育的方法。

这次出国似乎给我学到了，而在农奴解放的那一年，我满载了这些智慧归国；因为担任了“和平仲裁人”，我开始了教育，一方面在学校里教育失学的农民，一方面在我出版的一个杂志上教育那受过教育的人们。事情似乎很顺利。可是我觉得我的心理上并不够强壮，而事情也不能永远这样的下去，那时候，我也许会陷于失望之境，如同这时期以后第十五年底我的失望一样，幸而当时我没有阅历了我另一面的生命，那允许了我欢乐的——我的婚姻。

我忙着和平仲裁，学校，杂志的事情整整有一年；弄得这样精疲力尽——特别是心理上的神魂颠倒——而且和平仲裁人的工作这样艰难，我在学校工作这样不受人注意，杂

志里的千方百计又这样倒胃口（那总是这同一个问题：又想教育一切人，又想把自己的不知道教育什么藏匿起来），于是我病了，说是身体上的病，毋宁是心理上的病，把一切丢掉就跑到了大草原中间的巴墟吉尔，去呼吸新鲜空气，喝喝 Kumys，又过起一个禽兽的生命来了。

因为他的工作使他疲倦，自以为有肺病的征象，是那个疾病送掉了他两个哥哥的性命的，一八六二年五月，由他的用人阿历克赛和两个学生作伴，到了伏尔加河之东，沙玛拉的大草原上，用 Kumys（发酵的酸马奶）来治医自己。

他先到莫斯科。他的朋友拉哀夫斯基说起，托尔斯泰如何到他的那个俱乐部里去看他，非常气愤而难过的说，他的兄弟玩玩纸牌，只几小时之内就输了七千个卢布。托尔斯泰说：“人怎么可以这样的闹？”半小时之后，拉哀夫斯基看到辽夫·托尔斯泰自己在玩着中国弹子戏（一种 Bagatelle 式的弹子戏，在一个有绳子的木版上玩的），还知道托尔斯泰已输给那跟他一起玩的陌生

人一千个卢布了！据作者所知，这是最后一次托尔斯泰赌钱，输掉了他付不出的数目。这一个遭遇使他的《哥萨克人》没有完成就拿出来出版了，他从事这部小说已经几年，存心要加上一个第二部的。可是一千卢布，何从筹措，他就让《莫斯科通报》和《俄罗斯使者》月刊的编辑喀脱可夫预支稿费给他。这小说的来源是托尔斯泰在高加索的经历。可是使它出版的情况使作者痛恨不置，因此他没有把它写完结。

他把这经过告诉了贝尔斯家，这一家的少女们对他已经关心得很，听到这消息，她们哭了一场。这时他已经是这一家最受欢迎的熟客。

他从莫斯科坐了火车到塔凡尔，从那里又搭汽船沿伏尔加下去到沙玛拉，他在沙玛拉给妯蒂阿娜姑母写了信：

一八六二年五月廿七日

今天我要从沙玛拉驰车九十哩到喀拉力克去……

我有一个美丽的旅行；这一带乡间使我高

兴；康健好得多了，就是说，我咳嗽得少了一点。阿历克赛和两个孩子活泼可爱，请转告他们的亲友。关于舍尔该，请写信告诉我一点，叫他自己写也好。代致意我那些可爱的同志（学校中的教员们），请他们写信给我，他们有了些什么事，他们如何的办……

另外一信，六月廿八日写的，他写道：

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你们和家乡的消息了；请写信告诉我一切人：首先是我的家人怎样地；其次是学生们（在学校里他们同时又是教师）等等又如何。阿历克赛和我都肥胖了，他特别胖，可是我们在咳，他也咳得特别利害了一些。我们住在一个鞑靼式的幕帐，气候极美。我遇到了我的朋友斯多留宾——现在是乌拉尔斯克的阿达曼（长官）了——坐了车子去访他，就带回了一个书记来；可是我写得很少，并没有让他怎样的速记。喝了马奶人就懒点。

我打算两个星期就离开这里，希望在圣·以利亚日（旧历七月廿日）可以回到家里。我在这穷乡僻壤，不知道再到哪里去，而且杂志又脱期这样久了，心里很烦。我吻你的手……

正在托尔斯泰离开喀拉力克的时候，他的妹妹玛利亚和妲蒂阿娜姑母同住着的耶斯那耶家中出了事。由于某一个政治密探的告发，他那许多的谎话中间有一个说是他发现了托尔斯泰家里有一道秘密的门，于是警署决定了搜查他的花园；有一天早晨——使邻近的农民大为惊异了——警察，看守人，长官和宪兵，由一位上校带领来到了这幕话剧的地点。学校里发现了一架照相机：当时俄罗斯的村中还难得见到这种东西，一个宪兵官兵疑惑起来，就加以审问，有一个小先生寻开心一样的答道这东西是留着给当时流亡在伦敦的政治犯赫尔岑拍照片的；可是他们找不到秘密的门。

马厩的地板用铁条翻了起来，看里面藏了东西没有。池子汲干了水，可是除了龙虾和鲤鱼，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碗橱、抽屉、箱笼、桌子，屋子里的一切都打开

搜索，女人们吓得要死。一个警察长还不让托尔斯泰的妹妹走出他的图书馆，要等他在她和两个宪兵之前高声谈完托尔斯泰的信件和日记，那里面是从十六岁起所秘藏了的，他的生命中最深邃的秘密底记录。

在耶斯那耶既找不到什么，这些法治的代表人物又到了和托尔斯泰有关系的学校里去，也在那里翻倒了桌子，倒翻了碗橱，没收了练习簿和初级读本，逮捕了教员，还在农民们中间散布了荒乎其唐的猜疑，因为农民对于学校教育这种花样本来就有点猜疑的。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托尔斯泰立刻给他的姑母A.A.托尔斯泰女伯爵写了封信，请她很明白他的有势力的人和他可以依赖得到帮助的人谈谈这件事。他说：

我不能够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不愿意。我感到安慰和愉快的这一切活动现在被破坏了。姑母是怕得病了，也许不会恢复呢。农民们不再把我当做诚实的人——这一点是我多年辛苦得来的好评——他们当我罪人，煽动家，伪币制造者，只因为伶俐乖巧才脱逃了，

没有受刑。

“呃，老哥，你给发觉了啊！再不用跟咱们说什么诚实，正义和别的话了，你自己就是个从手铐里逃了出来的！”

我不必说从大地主们中间发出来的狂欢的声调了。斯基（V.A.P.伯爵）和亚历克赛·托尔斯泰（A.T.伯爵，戏剧家并诗人）和别的你认为可谈的人跟潘洛甫谈过之后请尽快给我写信，至于我该如何给皇上写信，如何把信递呈上去，请速示知。事已至此，因而受伤害已经不能预防，也没有避免的法子，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受辱，让人家满意；这是我的最后决定。我决不参加赫尔岑；他有他的方式，我有我的。我也决不躲起来……可是我要大声的扬言，说我要出卖我的产业，那意思是我要离开俄罗斯，这个国家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命运的……

“在一封八页长的信尾上，他又提到那宪兵上校在离去时留下的恫吓，说他还要来搜查，直到他搜查出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藏好了的’；托尔斯泰接下来说，我在我的屋子里放了一柄实弹的手枪，倒要看看这事如何结局。”

他也加了按语：

我不断的对我自己说，多么运道，那时我没有在家！如果在家，此刻我一定在等候我的谋杀罪的判决了！

就在这事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和近郊过了一些时候，于是托尔斯泰是上了一封请求赔偿的信，由一个侍从副官呈上去；过了几个星期，图拉省长就转了一封沙皇的复信给托尔斯泰，表示抱歉。

像这样的政治的搜查底暴行，在托尔斯泰这样敏感地自尊的心愿所发生的影响和结果是易于想像的了——多么地增强了他对政府的仇视。

从沙玛拉回来后，他看到贝尔斯一家的次数更多了。他把他们介绍给了斐特，后者这样的记录了他对这一家的印象。

我觉得这位医学博士是一个和藹的老人，文质彬彬，他的太太是位漂亮而庄严的黑发的妇人，显然是一家主脑。三位小姐，我想不必描写了，最初的一位特别有一副可羨的中音的歌喉。不管她们的妈妈管得多严，不管她们自己如何的娇羞，这三位都有那种法国用 Du Chien（活泼，动人）的字眼来表现的可爱的性格。此外是招呼周到，夜饭出色。

贝尔斯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妹妹玛利亚女伯爵非常友好，在他出国之前，托尔斯泰时常到后者的家里去跟两家的孩子们玩。一八六二年，他经常去拜访朴克洛夫斯基那儿的贝尔斯一家，他们每年夏天要住那儿的一个 Dacha（郊野的别墅）的。女孩子们都在家庭里受的教育，只有松尼亚和大姊李莎大学毕业，有了文凭，能当家庭教师。

第三个女孩子丹妮亚是一个活泼动人，十六岁的姑娘，有一副美丽而受过训练的歌喉。

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初，贝尔斯夫人和她的女儿们有

两个星期的时间到离耶斯那耶约三十里的伊维柴，她父亲的产业上去跑一趟，顺便就在耶斯那耶过几天，看看玛利亚女伯爵。她们到达的次日，他们和一些邻居举行了一次野餐。这是晒干草的月份，野餐的人得爬过许多的干草堆。一般的印象是托尔斯泰爱上了李莎——大姊姊的贝尔斯小姐——形成这种观念的是当时俄罗斯的习见，认为在妹妹们恋爱之前，大姐姐总是第一个打发的。

几天之后，托尔斯泰跟了贝尔斯们上伊维柴，而这里的一场戏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描写列文向吉蒂求婚的时候，写了出来的——这一场戏是近乎猜心事的谈字母的首字。

和松尼亚·贝尔斯小姐同坐在一般玩纸牌的桌上时，托尔斯泰写了一句句子的每一个字的首字：

“在你家里存在着一种关于我和你姊姊李莎的错误观念；你和丹妮亚应该取消它。”

松尼亚谈着这些字的首字，把这些字说出来。

因为怕人家拉她去唱歌，丹妮亚正躲在这一间玩纸牌的房间里，恰好是这一场戏的见证，据她说，托尔斯

泰帮松尼亚认出了几个字来，可是虽然帮了她，这测验还是高深之至。

于是托尔斯泰写了另外一句话的首字：

“你的青春和今天的这样需要快乐，使我异常强烈地想起了我的年龄和快乐底不可能。”她又猜对了。两人了解彼此，从那时起，两人的命运已经确定，虽然最后的决定还得等几个星期。

九月中，贝尔斯家回到了朴克洛夫斯基去。托尔斯泰在他们的马车里陪他们到了莫斯科，天天去看他们，给窈窕淑女带去乐谱，给他们弹钢琴，给丹妮亚伴奏，还因为当时的名歌伶是“微弱陀夫人”，这样唤她的绰号。

这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来判断：“我怕我自己。如果这次也只是一个爱的愿望而不是真正的爱呢？我想只注意她的弱点，然而我还是爱她。”

八月廿六日，松尼亚让他这一篇她自己写的小说，日记中所登录的如下：